

(清)潘耒撰

救狂砭語

(清)余賓碩撰

金陵覽古

(清)陳孚益撰

餘生記略

瓜蒞庵藏印情草故叢刊

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

救狂砭語

(清) 潘耒撰

金陵覽古

(清) 余賓碩撰

餘生記略

(清) 陳孚益撰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封面題字 呂貞白

《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》

救 狂 砭 語

金 陵 覽 古

餘 生 紀 略

〔清〕潘耒等撰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（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）

經售處：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大統印刷廠印刷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12.625

1983 年 6 月第 1 版 198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——8600

統一書號：10186·394 定價：1.35 元

《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》序

我感覺到，發現好書，也和發掘地下文物一樣。發掘古物，必須有考古家用科學方法有步驟地、精細的探測。尋訪好書，也必須有精於版本目錄學、熟於學術常識和社會背景的明眼人，才能搜輯到有用的好書。因爲「胸有成竹」，才能挑選出好竹；如果胸無成竹，茫無所知，就是有好書擺在面前，也會「如入寶山，空手而回」。我本來是學問淺陋、知識貧乏的一個人，二十多歲開始，簪筆傭書，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，追隨於傅藏園（增湘）老人和徐森玉、鄭振鐸以及趙萬里諸先生之後，游於藝苑之林。從圖書館和私人藏書家及書店中，遇見難得而珍貴的書籍，就作爲教材，向他們請教。他們總是熱心誠懇、「耳提面命」，隨時教導於我。我就把他們所說的話記下來，久而久之，對於書籍的好壞，版本時代的先後，也略知一二。可惜的是，我家本寒素，爲了奔走衣食，養老哺幼，不得不省吃儉用。偶而獲得一點稿費，得以絡續購到一些零星的書籍。至於善本書籍，佳槧名鈔，我自然是買不起的，只能拾些人棄我取、零篇斷縑的東西。好比買瓜，人家得到的都是些甘瓜珍品，我不過是撿些瓜蒂而已。所以我起的書齋之名，以前由工資和稿費所入買書，叫「傭書堂」，後來干脆就叫「瓜蒂庵」，名副其實而已。

我素來喜歡研究明清史和兩漢史乘，尤其嗜好明清時代的野史筆記，和漢魏以來金石磚瓦碑刻。因之我搜輯的資料，就從這方面着手。解放以前，我已經搜輯了多種，因為奔走南北，謀求衣食，以之易米，多半失去。解放以來承黨和政府培養教育，得以專心致力於教學和科研工作，工資和稿費所入，都拿來購碑帖書物，積累漸多。十年浩劫時期，幸未損毀。到了「四凶」剪除，撥亂反正，建設「四化」，承黨的關懷，派我到大江南北採訪書籍，作為科研參考的資料，所見的較多了，其中也發現了人們所不注意的所謂「斷爛朝報」，我就收了進來，因之「盈架累屋，儼然成聚」了。將來擬編成一本《瓜蒂庵藏明清野史筆記書目》及《漢魏以來磚石碑刻簿錄》。

人貴自知。我的目錄版本之學，是很不高明的，又喜歡自誇，每得到一種自以為銘心之品，就請我的好友趙萬里、向達諸同志來替我審查和鑑別。如我所藏內閣大庫中的南宋刻袖珍本《宋名臣言行錄》、清雍正間刻本陳夢雷《松鶴山房詩集》、趙君說：「這些書都應歸諸公家，不得為私人所有」。我就馬上轉讓給國家圖書館了。又如日本刻本的《大唐西域記》、知服齋刻本元耶律鑄《雙溪醉隱集》等書，因為向覺明兄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，故使物歸其所。同時他們也提供給我不少的資料，尤其是路工同志餽讓我明崇禎間刻本《玉塵新談四種》是當代的孤本；清宋起鳳著《稗說》是講北京明代內廷掌故的稿本；故友蕭菊君（璠）先生贈送我清潘耒著《救狂

砭語》，談廣州長壽寺主持釋大汕爲清初三藩私自與越南交通貿易之事，爲潘耒《遂初堂集》未收，極爲罕見，故友陳乃乾先生題贈的清程穆衡《燕程日記》爲僅存的抄本；知友黃永年同志送給我桐西漫士《聽雨閒談》，記北京掌故及工藝美術，皆成爲瓜蒂庵中敝帚自珍之物。偶與知友呂貞白、包敬第同志談及寒齋所藏野史稗乘以及詩文集等書，亦頗有同好之感，乃就笥中所藏，選出十種，定爲《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》。承上海古籍出版社允爲影印，公諸同好，並請加以批評。倘荷不棄，仍將嗣出續刊，使先哲遺澤，不致湮沒於世云。

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日，安陽謝國楨識於北京團結湖畔之瓜蒂庵。

救

狂

疏

語

救狂砭語序

楚之南有狂泉。其泉在道旁。色碧而味甘。渴者易於飲。飲之使人狂。醒不能自已。其不飲者固不狂。然不狂者以狂者爲狂。狂者亦以不狂者爲狂。有智人過

之。怪其如此。察其狂之故在泉。非惟一勺不飲。且大聲疾呼。戒其土之人勿飲。未已也。立表於途。告外來之人勿誤飲。未已也。亟求解狂之藥。以飲狂者。令其得甦。仍將療狂之方。徧書廣刻。

以施於人。猶未已也。必思滌其
泉之源。除其泉之毒。令化爲不
狂之泉。飲者皆無害。而後智人
之慈願始滿。或告之曰。彼飲者
衆矣。而子甚孤。設或共發其狂
性。羣騁其狂力。以與子角。且奈

何曰。狂性有時而歇。狂力有時而盡。醉者醉中與人搏得吐而醒。夢者夢中與人爭失聲而覺。是亦止狂之一機也。益彼未必損我。又何患焉。余遊嶺南所見有類於是。不得已而有言。積成

一編命曰救狂砭語。輒梓行之。
以正於天下之不狂者。

康熙己卯重陽後三日東吳止
止居士潘耒書於羊城寓舍

月

三

救狂砭語目次

與長壽石濂書

與梁藥亭庶常書

天王碑考

別錄

御製五燈全書序

附讀序一則

鼓山辨謬初刻

鼓山與童求書

鼓山辨謬二刻

書後一則

覺浪禪師塔銘節略

書後一則

與長壽院主石濂書

某月日潘耒再拜致書於長壽方丈座下耒儒門中人
也而喜與禪客往還年來徧遊名山笠屨所至尤多方
外之友見水邊林下有一人半人稱揚贊歎常如弗及
十年前曾客羊城聞座下聲望赫然值駕北行未獲相
見今者再至因同岑師有札奉候故特過訪隨蒙枉答
略聆緒論不能無疑及讀種種新著其疑愈甚蓄而不
言則非道義相與之雅言之又更僕不能盡故敢具書
以聞惟平心聽之夫著書非一家之言將公之天下萬
世者也誠不可一字影響來人指摘况紀事之書尤宜